

报恩

王立乾

当初，余德利找唐大河赊鱼时，还是个毛头小伙。

余德利瞅着池塘里游来游去的鱼儿，对唐大河说：“唐哥，我刚起步，资金短缺，你把鱼赊给我，我回头挣到钱一定还你。”

按理说，唐大河的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像余德利这样的小鱼贩子，他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一毛钱不掏，就想把鱼拉走，世上哪有这等好事？

但唐大河觉得余德利很有眼缘，说话又诚恳，便答应了下来。

余德利没鱼店，整天开着个三轮车走村串镇卖鱼，生意不见好，有时鱼没卖出几条，死了的倒不少。到最后，他欠唐大河的鱼款越来越多。

唐大河说：“兄弟，你这样不行，赚不了钱的，你还是开个鱼店吧！”

余德利听罢，笑了笑，没说话。

这之后，好长时间，唐大河也没见到余德利的人影。唐大河心想，这小子肯定跑路了。跑就跑吧，做生意嘛，总有收不回来的账。

可余德利又回来了。这次，他要唐大河赊给他更多的鱼。唐大河才知道，余德利最近在市里租了一间门店，要正正经经做卖鱼生意了。

唐大河问：“你租门店，装修和设施的钱哪来的？”

余德利不好意思地笑了：“朋友借了一部分，银行贷了一部分。”他又说：“唐哥，你说得有道理，得开店，要不赚不了钱的。”

唐大河还是没有拒绝余德利，又将鱼赊给了他。而这次，余德利没再让唐大河失望，半年多时间，就还清了唐大河所有的钱。

几年下来，余德利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不仅扩大了门店，鱼的品种也增多了，还兼营做起了海鲜。并且，将生意扩展到市里的各大超市。

余德利时常对人说，他能有今日，得幸认识唐大河。唐大河在他最难的时候帮了他，是他的贵人恩人，这份恩情没齿难忘。

那一年，唐大河的儿子唐小宝，因为赌博欠下一屁股债。债主叫了几个小混混，堵在唐家要债。唐大河东拼西凑，钱还是不够，最后就想到了余德利。

“借多少？”

“十五万。”

“唐哥，出啥事了？”

唐大河便一五一十地如实相告。

余德利听罢，略加沉思后说：“唐哥，不好意思呢，我最近手头不是很方便！”

随即，电话里传出了忙音。唐大河明

白了，余德利不愿意借钱给他。

唐大河无奈，卖了一方鱼塘，给儿子还清了赌债。他也从心里疏远了余德利。余德利几次约唐大河出来吃饭，唐大河都未前往。

两个月后，唐小宝的毛病又犯了，偷偷钻进赌场，这次借得比上次更多。唐大河气得要死，骂唐小宝：“你这不争气的东西，成心要你老子的命啊！”

唐大河悔啊！早知今天，当初就不该救这败家玩意儿。

唐小宝为了避债，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唐大河也为此大病一场，可他的病还没好利索，老伴却查出了癌。

唐大河领着老伴去西安就诊，不几日，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就折腾光了，可老伴的治疗，才刚刚开始。老伴拉着唐大河的手说：“大河，咱回家吧，这医院，跟吞钱一样，我不治了。”唐大河听后，不禁泪流满面。老伴也流泪了，对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唐大河说：“你看这才几天，你都老成啥样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回去，把鱼塘卖了，一定要给你把病治好。”

“你把鱼塘卖了，以后吃啥喝啥？”余德利边说边走进了病房。

“你来干啥？”唐大河冷冷地问。

余德利没有理唐大河，径直走到病床前，说：“嫂子，您就安心治病，钱的事，不用操心，有我呢！”

唐大河的老伴说：“兄弟啊，我就说你是不讲义气的人，你哥还不信呢！”

余德利笑笑：“嫂子，大河哥是好人，可他救小宝的方式糊涂了啊。”

“你说得对！”唐大河的老伴附和着。

余德利又说：“哥，你这段时间照顾嫂子挺累的，我找了一个人，你好好歇几天，你的身体也要紧。”

“我能行，不要别人，花那钱干啥！”

“不用花钱。”余德利扭头，“进来，你还不进来等啥呢？”

唐小宝低着头，满脸愧疚地走进了病房。

“你这逆子，我打死你。”唐大河要揍儿子。

唐小宝跪了下去：“爸，我错了！您放心，我以后保证跟着余叔好好干，再也不赌了！”

唐大河眼眶湿了，瞅瞅余德利，余德利笑着点了点头。



每一颗星都是人间的故事(组诗)

冀志刚

繁星

小时候在奶奶怀里标记的那颗星
偶尔可见
故乡的路越走越远

每一颗星都是人间的故事
不断重复不断丢失了自己
理想和感情一样
自己感觉越近，其实越遥远

那个永远回不到的起点
锚固着指向的星标

旧消息

喜欢在一个陌生城市，街道的转角
邂逅一座书报亭，阳光从斜顶或平顶
流淌，繁忙的人流慢了下来
来往的车辆放轻脚步

中年之后，喜欢翻检一点旧消息
和解和妥协是热搜上的两个关键词
不再去记恨抢自己杂志的人
未寄出的信，尚有一丝余温

此刻，我正在西街背，路过
定格的邮箱和自行车雕塑
旧书摊上，老友的面庞早已泛黄
额头的一络长发，张扬的嘴角
一丝寂寥的微笑

独坐

母亲在河边不停地挥起棒槌
流水一次次漂白

每一个独坐的日子
棒槌从久远醒过来
鼓声般敲打着我
有什么是不可洗涤的
疲惫、风尘、抑或是伤口

石头在流水中行走
故事自碰撞开始传诵
在夜间，月光洒在身上
偶尔会有，棒槌的敲击声响起

石匠

辛安

他结满老茧的双手
在冰冷的石面上游走
一雕一凿
都是时间的低语

每次锤击，石沫如雪花飘落
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
那是石匠的汗水
也是大地的泪滴
他雕刻着，不言不语
心中却藏着山河的壮丽
从石碾、石磨、石佛、石狮……
每一块石头
都是他的画布
岁月流转，石头沉默
但他的匠心，永不磨灭
他赋予石头以生命
讲述古老永恒的故事

石匠，是大地的诗人
他的作品，成为文明的见证和传承



商洛山

(总第2643期)
刊头摄影 魏明



太乙路口

乐天

太乙路口，也是我的路口。

西安城角外南北伸出四条路，分别是太白、太乙、太华和星火。东南城角向南直对太乙山，也就是今天的南五台山，故名太乙路。唐曾设台遥祭昭陵，以祭台为中心形成了村落，取名祭台村。唐代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的“古原”便在这儿。

太乙路口是时尚与保守、烟火与政务的界点。站在路口环望，东北临街星星点点营业的破旧商铺，各式错落的招牌，隐匿在杂乱的梧桐树下。东南灰暗的写字楼，花

里花哨的品牌服饰、餐饮，密密麻麻的球形石墩圈出的小广场标榜着繁华。西南半开放的祭台社区，算是最有人气的存在，商贩、酒肆、小吃城，眼巴巴地盼着“上帝”的莅临赏光，岂不知食客须历经楼道大妈、门口保安半打量半好奇地审视，充满了烟火气。西北密林里若隐若现的政务标识，伸张着肃正的正义，朝九晚五族在频繁抬杆中彰显着忙碌。

或许是上了年纪，坐在临窗街边的办公室里，吹不惯空调，敞着窗。总能在急促的鸣笛里抽出思绪，在低声啾啾的聒噪

里感悟生活不易，在斑斓的夜色里感受孤寂，在烟熏叫卖声里品味酒色财气。一天天，一月月，周而复始，分不清昨天与明天，两点一线，百八十步，形同枯槁，神识残留脑间。

无心之举做有为之事，何事？无趣之行藏有趣魂灵，又是何趣？不知为何，也不知为何。何年何月，又是何人，身处何地？理解不了他人日复一日的坚强，谁知是否无奈；理解不了车水马龙的繁荣，谁知是否虚无。踏着寸金的寸土，感受过客的幸运，归途有期，定是明日，也必是。

这个路口，有着繁华与破败，生活与期许，像极了我的当下，期待与过往，躺平与折腾。担忧着走进死胡同，再转身已无岁月的施舍；担忧着驻足选择，又错过了老天的眷顾。往前一步是对还是错，管不了，总会有个结局。停不下，人生如逆旅，随波荡漾尚不可取。

再看一眼太乙路口，再听一次口舌纷争，再惊一天扎心的汽笛，在百虑里追寻生活的意义，在迷茫里索取着迈步的动力。这是我的路口，来不及回眸，已过去。埋头向前，不问西东。

在那遥远的地方

靳亚娟

在那遥远的新疆阿克苏，有我的亲人。二十年前，小姨和姨夫几经辗转后，定居阿克苏，至此，阿克苏这个地名便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西安和阿克苏虽然相距千里，但浓浓的亲情可以消解路途的艰险曲折，可以跨越高山大海，江河湖泊。每逢节假日，小姨都会打来电话逐一问候我们全家人，只言片语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我的心田。后来，进入微信时代，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和小姨视频聊天，方便快捷又温馨美好。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一趟阿克苏，当时正值暑期，机票难购，就买了火车票，单程三千多公里，旅程三十多个小时。在西安火车站坐上绿皮火车，经过平原，越过河流，驶过高山，火车一直向西，遥远的阿克苏在向我招手。当火车穿梭在茫茫大漠中，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眼前浮现出当年丝绸之路商旅不绝，各国友好往来的画面。

过了敦煌，到了哈密，经过库尔勒，阿克苏的身影更近了。终于，进了阿克苏火

车站，跟随着人流出了车站，小姨一早早在站外接我们了，见我们出来，急忙迎了上来，紧紧拉住我们的手，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姨夫说：“一路上辛苦了！走，回家，给你们接风洗尘。”

坐在姨夫的新车里，我从车窗观望着这座西部的边陲城市。宽敞整洁的道路延伸到远方，笔挺耸立的钻天杨直插云霄，高大漂亮的建筑气度非凡，身着维吾尔族服饰的姑娘、小伙子充满了异域风情，冰糖心苹果、新疆大枣、大西瓜、哈密瓜等特产让我大开眼界。

到了小姨家，满满当当一桌子美食已经备好，姨夫热情好客，恨不得将家里所有好吃好喝的拿出来招待我们，席间大家谈笑风生，互相敬酒致意。

接下来的几天，姨夫带我们外出游

玩。真是不到新疆，不知道天大地大。在托木尔大峡谷，奇峰叠嶂，幽深寂然，红色的丹霞地貌像燃烧的火焰，充满了力量和气势。在帕克勒克草原，绿油油的鲜草娇嫩无比，像给大地染上了一层绿色的颜料，在蓝天白云下显得生机勃勃，牛羊悠闲地吃着青草，雄鹰在展翅飞翔，远方的天山若隐若现，那覆盖在山顶的雪洁白明亮，给雄伟的天山平添了几分神奇。在刀郎部落，园内那一棵棵胡杨，一座座雕刻，仿佛穿越千年而来。在阿克苏老街，维吾尔族同胞打起手鼓唱起歌，跳起新疆舞，歌唱美好新生活，礼赞伟大祖国。我们边走边品尝当地的美食，新疆拌面、馕包肉、烤全羊、手抓羊肉，独具特色的美食让人流连忘返。

白天逛累了，晚上就回小姨家。一天晚上，我们回来，客厅坐满了老乡，都是在阿克苏定居的西安人，远离故土，出门在外就是老乡。他们在阿克苏打拼出了一片新天地，有的经营着超市，有的开出租，有的做物流配送，在阿克苏买了房，接来了妻子儿女，一家人其乐融融。那个夜晚，听着这么多老乡用亲切的乡音聊着故乡，也谈着阿克苏，我的内心平静又激动，感叹着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异乡，辛苦打拼，安家置业。阿克苏已经成为了他们新的故乡，在这里，他们生活得很快乐。

很快，阿克苏之行结束了，我从心底喜欢上了这儿。祝愿阿克苏的明天更美好，祝愿这儿的亲人和老乡们生活甜蜜幸福。